**「台糖與兩條緊鄰田厝的五分仔火車軌道」**

**甘錦鶴從母親的轉述：**

我小時候聽母親(葉會)說，台糖的廠房是紅毛國的人蓋的，即現在的荷蘭人。我進入台糖工作時，台糖內部的管理人員都是日本人，後來日本人接收台糖來營運。國民政府來台接收台糖時，國民軍看起來就是呆呆的很不順眼，那些中國兵背個槍，看起來垂頭喪氣，一點都不像阿兵哥，穿的衣服又是破破爛爛的。光復之後，管理人員就換成中國兵，背著槍在台糖工廠內部巡邏。

甘明条先生與我都認為**，**田厝百分之八十的人幾乎都在台糖工作，即依靠台糖過活，包括正式員工、內勤臨時工以及外面農場的臨時工等三種。我十三歲時，透過住在高雄縣湖內鄉太爺村 (現已改為高雄市湖內區太爺里)陳天錫先生(俗稱「南仔」)的介紹進入台糖當臨時工，他後來成為田厝的女婿，也是我的表姐夫。我每天主要的工作是裝糖和曬麻布袋。之後，陳天錫先生也介紹不少田厝村民到台糖工作。譬如：甘朝進、甘錦連、葉國、黃天飛等人。美軍空襲前，台糖管理人員跑到田厝村，挨家挨戶拜訪希望村民能夠出借地方放糖，也曾詢問是否能放糖在甘登香Kan桑家，Kan桑怕惹事，所以回絕了。於是台糖管理人員在田厝的村尾鐵道附近搭蓋草寮放糖。光復後，我聽人家說，田厝村民如果不富有，真的很難，因為空襲期間台糖的糖都堆放在田厝村的屋裡或周圍附近。因此，大家聯想田厝村民只要偷賣糖就能致富！事實上，空襲期間田厝有人用牛車運糖到台南販售，但是沒人要買，因為空襲期間大家躲飛機都來不及哪來的閒工夫買糖呢?

我小時候跟著大人到台糖的甘蔗田偷摘蔗葉回家當點火的材料，在漆黑的回家途中，大人們為了躲警察都跑在前頭，只留下她獨自一人在後面，從此我再也不敢跟大人晚上去偷蔗葉了。

除外，田厝村民晚上集合在一起，穿越溪水到台糖偷甘蔗回家吃，因為日治時代生活條件不佳，所以常常偷甘蔗吃。

**洪信惠提到**，

**甘兆鋌回憶小時候：**

緊鄰田厝村的兩條小火車軌道，其主要功能是運送甘蔗，包括岡山線以及沙崙線等兩條。另外它也可以載人，包括台南線與關廟等兩條載運旅客的營業路線，即所謂「營業線」。台糖員工忙了整季的製糖工作，春節過年後台糖就不營運了，因為農場的甘蔗已經收成完畢，所以台糖就利用空檔期考賞台糖員工與眷屬 (或家人)，利用小火車載他們到小崗山玩順便拜拜。

岡山線的鐵軌會直通到屏東地區的農場，以利收成甘蔗運回仁德糖廠製程產品「**糖**」。小火車從台糖出發首先經過田厝村的西邊，村裡的人就在那裡 (目前廈興股份有限公司的位址) 搭上平時載甘蔗用的小火車到小崗山玩與拜拜，中午吃麵再搭小火車回來，非常好玩，令人懷念不已。另外一條鐵軌是位於田厝村東北邊，是沙崙線，純粹載甘蔗(即目前的高鐵站)，早期田厝村民在台糖上班，大部分人中午帶便當，吃完便當就將糖放入空的便當盒偷帶糖回家，也有村民用塑膠袋裝糖綁在大腿或身上偷糖回家。因此田厝村民除了務農之外，也在台糖上班貼補家用。

通常田厝村的男孩子 (壯丁) 都從事控糖工作，由於製糖需經過幾階段的程序才能將憶體的糖漿精煉成粗糖，田厝壯丁不少人從事所謂「文二」的挖糖工作，非常粗重且辛苦，所以他們都滿身大汗。另外，也有少部分村民在扛糖，將糖扛到倉庫。因為早期並沒有工廠，所以生活就非常辛苦。

田厝村務農人家不多，務農面積較大的家庭，包括甘登香、阿荃祖、甘大溪、甘淡等家族，其他的村民大概都一點點的田地(即小農)，生活困苦，所以只能依靠台糖工作為生。總而言之，田厝村民有80%以上都在台糖工作，包括正式員工與臨時工等兩種。

田厝村民大都貧窮家庭，所以也常常到台糖種的農場，偷砍甘蔗回家吃，同時也常常成群結隊到農場偷甘蔗回家當起火種(或材芯)。另外也有村民偷「甘蔗板」回家做火種。田厝務農的家庭，通常所種的地瓜，是藉由政府的收購後，有保安火車站運送至台北型成地瓜粉。

田厝村民在日治時代都吃白米飯，但國民政府來台之後，農民種的稻要交給政府(田租)，交到保安火車站旁的農會(就像目前的繳稅)。國民政府時代，各縣市所生產的稻米不能流通，只能在本縣市流通，如果偷運送賣到其他縣市，則違法會被判罪的。

田厝村民大都貧窮家庭，所以也常常到台糖的農場，偷砍甘蔗回家吃，同時也常常成群結隊到農場偷甘蔗回家當起火種(或材薪)。另外，也有村民偷「甘蔗板」回家做火種。

田厝務農的家庭，通常所種的地瓜是藉由政府的收購後，由保安火車站運送至台北製成地瓜粉。

田厝村民在日治時代都吃白米飯，但國民政府來臺之後，農民種的稻米要交給政府(田租)，交到保安火車站旁的農會(就像目前的繳稅)

國民政府時代，各縣市所生產的稻米不能流通，只能在本縣市流通，如果偷運賣到其他縣市，則違法會被判罪的。